

## 浮生一考天地宽

□ 孙曙

1976年。学生们排成一队，喊着口号走出庄子……

隔年，开考了，一个公社就考上几个。放电影前，公社放映队加映自己制作的幻灯片，介绍这些优秀生。我家舅舅的亲家公的大侄子啊，这个亲哪儿远啊，就有人声音响地摆，跪死了。农中任教的父母奔公社去开会，我跟路，走过邻村一个大河湾，父母亲会讲某某饿死了，到公社拿个录取通知书，回来路上不停掏出来自己看、给人看。就在这块，风一刮，飞到河边芦柴窠；又一刮，下河了，鼻涕眼泪地哭，大冷天在水里摸。四乡八邻的人涌过来看，一家子和亲戚都在水里摸，亏得大队书记弄几条泥船过来，篙到了，一张通知书，一家子的命啊。莫名其妙地就要抱紧身子捂紧自己口袋，还是感觉风在使劲地掏自己口袋。

1978年，初中毕业生也能参考了，跟高中毕业生一张卷子。尴啊，一瓢芝麻不抵个大西瓜啦，老师们相互叮嘱，他们齐心协力要盘出农门的，就是领我们喊口号的初中大哥哥，我妈妈是他班主任，他是班长。你哥哥念到初中毕业，你也念到初中毕业还不咋呢，他老子把他领家去做生活了。小中专开考的消息一到，我妈妈又去动员来参考。公社先数学比赛选人，倒数。考过了，暑假里，爸爸带着，我抓着大深桶在河里学游泳，大哥哥撑着船过来了。孙校长啊，小曙这样哪学得上来啊？他用竹篙把深桶往水里一压，深桶翻了，我沉了，可没能像他想的那样吓会了。他赶紧跳进河里，把我拖上岸。还有几天成绩要公布了，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啊，爸爸说。那么多老师都一块考呢，哪能轮到咱们？大哥哥憨憨地说。分数有了，要大队开介绍信到公社拿。拿分数的老师路上偷偷打开信封看了分数，“啧，啧，老师考得没得学生高，啧啧！”一个大队全轰动，虽然是小中专，却是大队里第一个考上的，也是全公社的农中初中毕业生里唯一考中的。大哥哥考上的是药剂专业，分在三院，现在妈妈看病体检都是他管，比我们孝顺。

老婆也是高考考出来的。她妈妈一放假就把他们姐弟带到田里干活，“农民苦啊？”她的堂伯父，腿有点跛，不是分数不够，就是体检刷下来，复习三四年才考上，就晓得读书，读硕博，南大博导，家里现成的榜样。老婆现在做梦还老梦到考试，要考了却找不到教室，慌慌张张在楼梯上上下下，空中垂一拽绳子下来，让她拽着绳子上去，一拽绳子醒了。高三开始失眠，白天也不想睡，就是不知道老师讲什么。初中、高中的同学都回忆她是学霸，但老高第一年也没考上，也是第二年才考上。

还是高考，儿子也挤上这独木桥，我们教育儿子也没有几多道理：父母没有权力，没有人脉，又不是大款，你有这读书的天分，只有靠自己。高考考英语，她妈妈也教高三，要送考，提前离开家，路上儿子突然打电话向她问题目。还是紧张啊。分数是儿子自己查询的，羞涩地告诉我们，没考好。我们笑笑。都是经过高考的，太多偶然了。最终，他录到了上海财经大学。

今天看，恢复高考是中国转型的开始，一种新的秩序，社会阶层生产的秩序产生了，不再依赖于出身等，而是依赖于知识和智力。阶层固化的锈锁被砸开，教育与考试制度“择优而上”给了人们认可的合法性，也为城市化工业化从农村吸纳了丰厚的优质人才资源。寒门子弟特别是农民子女有了改变命运的希望和现实路径。恢复高考已经整整四十年了，无论多高估价高考都不过分。现在的中国，已是一个开放的强盛的充满活力与机会的国度，高考之外成才立业的途径更为多样，高考指挥棒下应试教育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二十四小时无缝隙”的教学模式给民族的明天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大，需要新的转型！但我们一家依然对高考充满敬畏与感激，它是机会，它是公平，它是希望！

## 作家笔下的高考

□ 艾里香

又是一年高考时。高考牵动着亿万人的神经，高考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永远不能忘却的记忆。高考对作家而言，不仅是一次人生的磨砺和考验，更推动着他们慢慢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余华参加了恢复考试制度后的第一次高考，不过落榜了。对于自己的高考，余华在《十九年前的一次高考》一文中写道：“高考那一天，学校的大门口挂上了横幅，上面写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一颗红心，就是说在祖国的任何岗位上都能做出成绩。我们那时候确实都是一颗红心，一种准备，就是被录取，可是后来才发现我们其实做了后一种准备，我们都落榜了。”后来，余华在卫生学校学了一年，然后分配到小镇上的卫生院，当上了一名牙医。空闲的时候，余华呆呆地望着窗外的大街，突然感到没有了前途。就是这一刻，他决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开始写小说了。

方方1974年高中毕业后当装卸工。回忆1978年参加高考，方方在《高考经历》一文中说：“我家离考场挺远，每天一早出门，中午还回家吃饭，连续往返了三天。当年社会上对待高考真没现在这样兴师动众，就跟平常一样。考试中，监考老师不停在我的位置上看着我写。考完最后一门，他说：‘这个教室里我估计你能考上。’不知道这位老师是谁，但他的话给了我很大信心。”果然不出那位监考老师所料，方方顺利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至湖北电视台，同年开始发表作品。方方说：“感谢高考，让我实现梦想，也让我有了现在这样的工作和生活。”

格非1980年第一次高考，成绩公布后，没有人感到意外。他的物理和化学都没有超过40分，毫无意外地，他落榜了。他在《这些老师让我没成木匠》一文中写道：“我的母亲决意让我学木匠。师傅请来了，他是我们家的一位亲戚。初次见面，我们彼此都很厌恶。”最后阴差阳错的机遇，格非坚持了复读，并在次年再次参加高考。可要上考场的头天，格非却发烧40度，他的意志坍塌了，不想上考场了，他的每一根神经都已经断掉了。最后在罗老师的帮助下，格非走进了考场。这一次，他考入了华东师大，并顺应自己的意愿填了中文系。

莫言没有参加过高考，但对大学一直心存向往。在《我的大学梦》中，莫言详细记录了没能上大学的遗憾，以及对继续读书的渴望。“于是我想到了当兵。当了兵，只要好好干，就有可能被推荐上大学。”后来，在《陪女儿高考》中，莫言写到，作为陪考家长，他与众多家长一样在烈日下等待，耳边是母亲们不断变换的各种话题。尽管陪考备受煎熬，但作家也感慨：对广大老百姓的孩子来说，高考是最好的方式，任何不经过考试的方式，譬如保送、推荐以及各种加分，都存在着暗箱操作的可能性。对于高考，莫言只能感慨地说，高考很坏，但没有高考更坏。

作家们回忆高考，回忆那段青春和热血、激情与梦想、纯真与疼痛交织在一起的日子，或许我们有太多的东西难以忘怀。作家笔下的高考，能给我们增加一些有意义的感触与启发。

## 奔跑高考季

□ 翁桂涛

又是一年高考季。当我听着窗外的鸟叫与蝉鸣声，记忆总被牵扯到那段轰轰烈烈的岁月，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

高三那年，每当走进让人只想到“奋斗”二字的教室时，我总会下意识地瞧一眼黑板上逐日递减的数字，然后深深地倒吸一口气，坚决地告诉自己：“从此刻起，要全力以赴地做最后的冲刺。”

“冲刺”，一个让人听了不禁为之捏汗的词，就像一把锋利的匕首，在自己的心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我时刻提醒着自己：必须毫不懈怠，全心全意地投入到高考的备考中去。

于是，大家的复习进度便随着高考倒计时板那越来越小的数字而变得更加急促起来。我们可亲可敬的老师们，以光流逝的速度对所有知识进行了一遍又一遍的系统讲解，唇舌飞扬，忘乎所有。然后，依旧是高强度的系统复习，摆得老高的试题，以及频繁的摸底测试。

“今天的痛苦，明天的辉煌”，一句不带任何色彩的话，仿佛在一瞬间成了全班同学的临时座右铭。我们终于要“浩浩荡荡”地步入那无硝烟的战场，不会有谁的陪伴。

时光开始疯狂地流淌着，以我们所无法企及的速度在流逝。黑板上，那让我们几近窒息的高考倒计时数字已经减少到了“8”。这个让人不由得为之一惊的数字，令人深刻地意识到：与高考的距离已不是遥不可及了。

虽然，我们谁都不知道高考到底能对我们的命运产生什么样的改变，但却知道，高考之于我们的人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所以，心中不免有一份坚定的信念：只有坚持到最后，勇敢地闯荡过，人生才能无悔。

所有人都说，高考是人生中最紧张急促的日子，是一段永远无法忘却的日子。

我只记得，那天，和同学们都很坦然地走进了那个暂时属于我们的“战场”，不带任何的紧张和担忧。“试卷发放、铺开卷面、提笔填写、交卷、起身离场”，这一连串的动作构成了最真实、最深刻的回忆。

当高考的终止铃声响起后，当人流从四面八方簇拥而至时，考场外许许多多高考学子相拥而泣。我看到有一些不知是喜悦还是担忧的泪水，挂在了那些熟悉的人的脸上。而我，只是安静地从他们身边走过，面带微笑，我想把自己最完美的心态留给高考这场无硝烟的战斗。

七月，一个让我迫切等待了很久的月份。当我从邮递员手中接过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内心的情绪霎时彻底沸腾了。揣着通知书，兴奋地告诉爸妈：“我终于为未来拿到了一纸录取通知书了”。尔后，我看到了爸妈脸上欣慰的笑容。

高考，一段奔跑的岁月，我们怀揣着一个不懈追求的梦想，与题海为伴，与奋斗相伴，在经历了一连串的插曲后，收获了累累硕果——大学！

决胜高考 实现梦想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 高考加油

愿你们合上笔盖的那一刻  
有着战士收刀入鞘的骄傲

## 寒窗之光

□ 柏红秀

刚进龙冈中学，我就被室友拉着去看高考光荣榜，这是母校一项励志的优良传统。

榜是朱红色的，让人远远看去就心生欢喜。仔细看完大红榜以后，我的心却冷了一大截。那年，学校总共只考上三十名大学生，一个班平均也就五个。我暗自一算，发现依照这种状况，只有冲到班上前五名的，才有考上大学的希望。从此以后，考上班级前五名，便成了我最明确的目标。可是，要实现这个目标，几乎难如登天！

同学基本上都是寒门子弟，都渴望能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所以个个都成了“拼命三郎”，不是“夜猫子”，就是“百灵鸟”。要一直保持前五名，又谈何容易？

于是，失意成了家常便饭。年轻的我显然并没有强大到不为成绩排名所左右。就像黑云压着太阳，我的生命也布满着迷茫。成绩先是忽上忽下，接着又一落千丈。

高考前第三个月，父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参加家长会。此时，我已经从最初的第二名掉到了班上的三十二名。父亲报之以长久的沉默，并没有指责我一句话，这更让我万般内疚且无助地自容。

一向不愿意向人倾诉的我，第一次向一位插班复读的学姐谈起了心中的忧愁。学姐个子不高，齐耳的短发，圆圆的脸，每天都示人以微笑。每次看到她平静甜蜜的样子，我都难以相信，她是经历过高考重创的人。

“你也就是数学弱点，并且仅限于几何。不要放弃，还有三个月呢。我们一起加油吧！”学姐的劝慰，让我顿觉轻松了很多。学姐不仅用温柔的言语鼓励我，还用切实的行动帮助我。那天促膝长谈以后，她每晚自习前都会递一张自己出的数学试卷让我做，批阅并给我讲解。这一帮，就是三个月！

记得最后的三个月，我的心一扫先前的阴霾，如同雨后晴空般澄明。我每天都信心百倍地规划，争分夺秒地学习。每天课程结束以后，我都会雷打不动地坐在林荫大道的梧桐树下背书，常常一抬头已是夕阳西下，鸟儿归巢；回到宿舍时，总能见到月挂梢头，或是星辰璀璨的夜景。

要奔赴考场时，我无限深情地回望着苍穹之下的母校，内心起伏不定的唯有感恩之情。她不仅见证了我的心窗之苦，还让我看到了寒窗之光。

这束寒窗之光，从此也改变了我的人生底色，使我乐意与光明相伴，甘愿与读书为友。正因为它，多年以后，我仍然会深深地眷恋着这“黑色的七月”。

## 释车下走

□ 顾仁洋

“将！”

道旁红脸老者的一声断喝，吓我一跳。定睛一看，红“车”直愣愣地将黑棋老将逼死了。执黑的白发老人面对棋盘，一派茫然。这实在是一场惨烈的博弈，棋盘上棋手已寥寥无几，虽然白发老人拥有一马一炮，可红脸老者硬是靠着一个“车”纵横捭阖，直杀得白发老人徒叹奈何，束手就擒。

真是一个厉害的“车”啊！我不由感慨起来。不是吗？我如今也被车折腾得够呛。创文的红黑榜发下来后，我们的四岔口因为车辆堵塞，又撞上了“枪口”。在这繁华的路段，只要逢年过节，或上学放学高峰，又或遇到大型货车经过，必然受阻。尽管这两年还修建了外环，原以为这里交通堵塞问题会迎刃而解，谁知还是日日车满为患，“山河依旧”。哎，真不知道这么多车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面对川流不息的车流，我刚陷入沉思，车尾喷出的长长尾气又拖住了我的另一根思绪，让我想起了村上的那位“牛人”。本来，农村秸秆禁烧是一件改善空气质量、优美村居环境的大好事，可这“牛人”不和你说这个理，他就是要和我这个“联系点干部”较劲，“我们穷老百姓烧一点秸秆，你倒是管得凶，有本事别让车子路上跑呀，车子尾气多着呢。真是捆不住鸭蛋捆螃蟹！”这真是个“牛人”呀，社会在进步，我怎能不让车子上路跑？不过，晚上回到家想一想，车子越来越多，尾气排放造成的污染还真不小，“牛人”说的话似乎也有道理。从此之后，我就发狠：远离车子，安步当车，释车下走，来个绿色出行！

“叮铃铃、叮铃铃……”掏出手机，发现是办公室打过来的电话，“请你下午四点半赶到会议室参加创文督查紧急会议！”得，还有一刻钟了。安步当车还真赶不上，释车下走？已是不可能了；绿色出行？还等下次吧！没办法，我还是发动那辆破旧的一汽大众车，赶紧朝会议室赶！

“将！”向车窗外一看，悠闲博弈的白发老人这次也高高举起了他的“车”！